

響起

騎車從學校圖書館回家，是精巧複製著的高中日常迴圈的一部分。我疲累而習慣地放慢了車速，城市的歸人像是遷徙的候鳥群，在嘉義還算不上嚴寒的十二月夜裡，一個個從我的身邊掠過。

在垂楊路上將要經過文化公園時，一陣渾厚、響亮的樂音傳入耳中，我幾乎毫不遲疑地認出——那是管樂團合奏的樂音。這是嘉義人共同的記憶，而於我，又有關於自己的不同旋律，讓我腦中正猶豫著該早些回家還是停留欣賞時，竟然下意識地將車停好，緩緩走入公園了。

從公園中央展開的草皮上散落著人群，人群仰望的視線輻輳於舞台上演奏著的孩子們。那是一個國小組成的管樂團，正準備演奏今晚的最後一首曲目。每天回家的時間都已將近十點，我不禁為自己趕上了而感到小確幸。

宮崎駿電影的配樂《阿席達卡與桑》(アシタカとサン)以鋼琴的樂音為開頭，緩緩傳到耳邊。孩子們每張稚嫩認真的臉孔，專注的跟著前方老師指揮的節奏，我抬頭看向他們，舞台的光從上頭灑落，有些眩目；而那自信的神情，又彷彿舞台上的光芒其實都是從他們身上散發出來的。我也曾擁有和舞台上的孩子一樣美好得幾乎能發光的童年，只是成長的過程太過倉促而無暇回憶，也無力留住

只有那時的童真才得以承載的、幾乎要溢出來的快樂。

嘉義市，是管樂之都，我也曾加入位於整個管樂團位置最後頭，為管樂演奏增添更多音樂效果變化的打擊樂聲部。努力回想過去，國小時的我和團員，為了每一場演出和比賽，一次又一次挑剔地練習，在各自的樂器上耗上童年的大半時光和心思，等到能熟練曲子的節奏了，再團練合奏。其他時候，我們也和其他的孩子一樣，在旋律飄揚的土地上玩耍、歡笑。那時，每個人都任真地追逐著微小而能輕易令人感到滿足的事物，彷彿催促著我們長大而流逝著的時間只是樂曲的背景，沒有人因此擔憂。

正在演奏的曲子不長，在最後一次壯盛的齊奏後，漸漸地以悠長的樂音沉寂了下來。美好的事物能化成回憶如沙漏中沙累積，而我總以為它能永久保存，但當想再次好好抓住時，才發現它竟會從指尖洩漏流失。人群在音樂會結束後便緩緩散去，而我仍舊坐著，看著台上的孩子留下來收拾。

後來升上的國中沒有管樂團，我便加入了全由打擊樂器組成的打擊樂團。在那似乎對一切都毫不在乎青春裡，叛逆的我常和指導老師鬧得不愉快，幾次在該對比賽認真以對時，因不耐而潰散脫逃；幾次因志得意滿，最後反而落得狼狽。最後一次比賽，樂團並沒有贏得理想的名次，我便以準備會考為由離開了。最後的離別還

是令人傷感的，至今再回想起，仍舊令我動搖；或許令人動搖的其實不是離別的傷感，更多的應該是對過去事物的悼念吧！該惜取的青春美好被揮霍浪費，而如今再想挽回，卻已無能為力。

夜晚最後的最後一曲已然畫下休止符，表演的孩子們也收拾好一切準備離開。而我也該要回家，回到單調的高中生活，回到那將樂譜和鼓棒收藏，改攤開一張張考卷的日子。以前我曾想，頻頻回首的雛鳥是無法振翅飛向蒼穹的，於是便將最珍惜的回憶藏於內心最深之處塵封，卻也因此幾乎遺忘；如今再複習了一遍，過去的遺憾再次敲打心頭，我覺得或許這些回憶，反而又能作為前進的動力，推著我向前吧！

深夜的嘉義還算靜謐，這城市的生活步調本就如此，回家的路上我想著，我是該繼續努力讓高中生活過得美好而無憾。在這裡，每年冬日都會有一段屬於管樂的盛大慶典，我也不須擔憂會將青春、兒時的回憶塵封太久而丟失了。

能在這城市長大，經歷過去以音樂編織成的一切，就算留有些許遺憾，我也已經覺得非常、非常幸福。想到這裡，身旁微冷而乾燥的空氣彷彿都瞬間被溫暖起來了。